

顾问 / 梁伟新 武 勇

多彩 邵武

◎ 主编 / 马建荣
作家笔下的邵武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顾问/梁伟新 武 勇

多彩

邵武

◎主编/马建荣
作家笔下的邵武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彩邵武:作家笔下的邵武/马建荣主编. —
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2008.9
ISBN 978-7-80719-333-3

I. 多… II. 马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②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
141091 号

多彩邵武

——作家笔下的邵武

主编:马建荣

责任编辑:林玉平 任心宇

出版发行:海峡文艺出版社

社址: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

邮编:350001

发行部电话:0591-87536724

印刷: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邮编:350008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200 千字

印张:12

版次: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719-333-3

定价:4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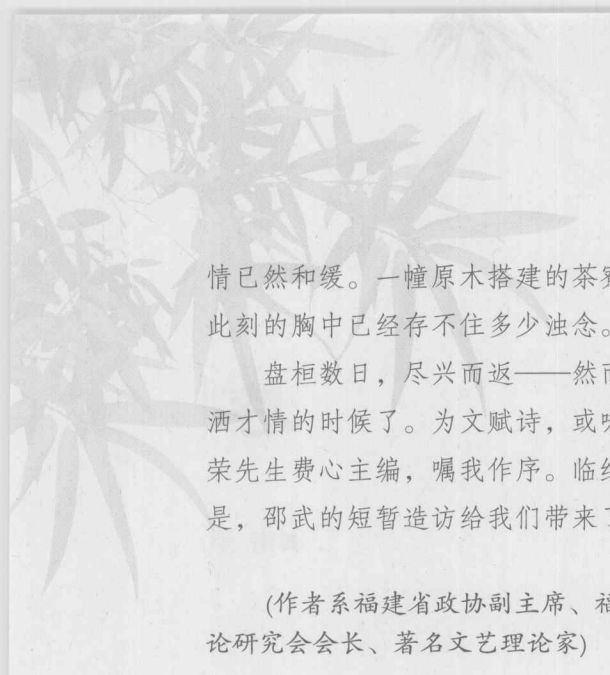


序

■南 帆

暮春四月，若干文人相聚于闽北邵武山城。数日的盘桓，心旷神怡，或者纵谈古今英雄，或者品鉴奇山异水。微醺之中听得有人拍案称奇：此地果然不俗！

邵武倚于武夷山南麓，三国时期置县，迄今已经1700多年。山城雄踞于入闽通道，兵家必争。城关地势险要，易守而难攻，史称“铁城”。城内一截古城墙至今犹存，黝黑如铁。入邵武城，李纲祠不可不到。75天的宋朝宰相，沉浮之间留下了多少历史的话题。嗟叹历史，心事浩茫，“天下事，吾能说，今老矣，空凝绝；对西风慷慨，唾壶歌缺”——这几句出自南宋诗人严羽的《满江红》。严羽出生于邵武，因《沧浪诗话》闻名于文学史。不知临江而筑的沧浪阁是不是当年诗人胸襟的见证？别过了李纲、严羽，转身趺入和平古镇，如同从慷慨悲歌的激昂趺入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生活。青石板古街，幽深小巷，雕花门楼背后隐约的鸡鸣犬吠，书院的种种遥远传说和街头的豆腐摊子交织出闲适慵懒的气氛。是谁说过，期待的是在和平古镇迷路？真正等到了一个闲适的下午，众人倒是寻了几张竹排漂下了天成奇峡。峡谷之中浓荫蔽日，清澈的溪水弯曲九折，一溪的碎瓷片如同一个斑斓旧梦。溪水浅的地方，哗哗有澎湃之势；深不见底段落，仅有危崖之上水滴下落，叮咚有声。竹排过了第五折，有人一声清啸，余音悠长，峡谷的两岸万木飒然。舍弃了竹排上岸赴兰花谷，心



情已然和缓。一幢原木搭建的茶寮，三五成群地闲坐。微风之中品茗赏兰花，此刻的胸中已经存不住多少浊念。

盘桓数日，尽兴而返——然而良辰美景何不相邀分享？这当然是文人们挥洒才情的时候了。为文赋诗，或咏史品人，或模山范水，俨然已经一册。马建荣先生费心主编，嘱我作序。临纸提笔，豁然醒悟：这一则短序首先要表示的是，邵武的短暂造访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由衷的快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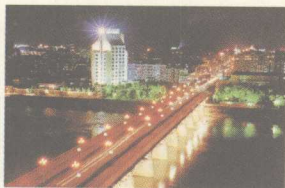
(作者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、福建省文联主席、福建社科院院长、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、著名文艺理论家)

目 录

001-069 | 多 彩 邵 武



- 幸亏我不是严羽/孙绍振——003
- 黄峭之诗/张建光——008
- 那一溪碎片是前世的记忆/北北——012
- 在邵武城墙下聆听/小山——015
- 从邵武带走的/戴来——021
- 南武夷侧记/魏微——023
- 两百年前的兰花/朱文颖——025
- 慢慢啜饮 款款而行/金仁顺——028
- 多彩邵武/马建荣——030
- 认识沧浪阁/陈毅达——033
- 进退一身关社稷/施晓宇——037
- 穿过和平小巷/刘志峰——041
- 福山蝙蝠/马星辉——043
- 被宋朝扔来扔去的这个男人/刘晓闽——046
- 朱元璋与福山的传说/马星辉——053



最铁的，是精神/蔡丽婷——056

富屯泛舟唱晚/龚明忠——058

包糍节/徐陈清——060

故园情深以死报/戴健——062

神奇的“碎铜茶”

/冯家传口述 肖忠源整理——068

070-149

魅力邵武



邵武风景/蔡芳本——073

读山/黄文山——084

我想在和平古镇迷路/何葆国——087

水做的天成奇峡/郭志杰——090

寻找沉睡在古镇里的故事/萧何——098

小镇，那些被遗忘的时光/李斌——102

何公庵感悟/戴健——106

你从远古走来/刘晓闽——109

龙湖笔记/李龙年——112

又见“九节水”/沉洲——118

奇峡天成/叶荣宗——122

故乡的清澈秋凉/段湘奇——126

羊裘终隐去，渔钓复何之/陈岑——128

福地邵武有福之源/饶贤盛 傅唤民——130



平溪山风情/李智勇	132
九节溪水情悠悠/文净	134
农庄听雨/马星辉	137
熙春寻桂/张威	140
古典的和平/戴健	143

150-181

诗 意 邵 武

邵武赋/黄邵辉	153
邵武和平古镇/马建荣	155
绿或心灵的天堂/马建荣	157
邵武十四行/吴谨程	160
张平组诗/张平	165
碗厂村/抒琴	171
南武夷歌行/赵许春	173

后 记/马建荣	182
---------	-----



多彩邵武



幸亏我不是严羽

■孙绍振

几次接到邵武方面的邀请，说是参加笔会。但是，与另一会议冲突，满足了这一头，必然得罪了那一头，两全其美，是空话，“两全其难”，才是实情。一直在寻找借口，构思谎言，可惜说谎功夫不及格，所说均不够雄辩，不够严密，不够友人反诘。传来消息，马建荣先生对付我的动摇，运筹帷幄，指挥若定，小车一辆不够，又安排一辆。问其故，曰：“恐驾驶者突然感冒也。”短信，一则又一则，有如金牌，只是未达12道之历史纪录。面临“威逼”加上“利诱”，犹豫乃是一种持久的、无声的煎熬。“两难其全”，难在难以分辨是无奈的自我安慰还是甜蜜的自我欺骗。忽闻友人说起严羽，邵武人也，乃有醍醐灌顶、豁然开朗之感。余致力于诗歌，凡40余年，大凡诗人行踪所至，如但丁之狭窄僻巷、歌德之木构故居、杜甫之草堂，乃至舒婷颇带沧桑感（或残破相）之鼓浪屿老屋，莫不以到此一游为美好回忆并夸耀之资。思及于此，决计弃两全之空想，躬逢邵武之盛会，与严羽作思接千载之神交。

从福州到南平，高速公路曲折得很艺术，其“高”不在“速”，而在路基“高”出云表。看不尽山起山伏，似作太空体操，云起云飞，一如天风拂羽。默对车下浮云，明明身在高处，却无不胜寒之感。遥想严羽当年，《沧浪诗话》初写了，悟谈间，默对此等美景，当如诗入神品，禅达妙悟。

天成奇峡九曲流水实乃武夷九曲之浓缩版，想武夷君等闲来此列坐，效王

羲之诸人曲水流觞，神思飞越于山光水色之间，则武夷九曲、泰宁上清与天成奇峡息息相通，三位浑然一体矣。可是，奇峡不为世人所奇，盖因世人不解其奇在何处。

初入时只觉得奇在远离尘寰之静穆。

一湾湾曲径通幽，一曲曲山光水色，心里是连续不断的惊异、惊讶乃至惊叹，恰如乐曲的模进。音乐是有声的，心灵的惊异只是默默，正如徐志摩所说，悄悄才是笙箫。

悄悄才有超凡脱俗的禅韵。

每入一曲，便增一分深邃幽韵，挟着严羽式的禅意，沁脾荡胸而来。千姿百态的雄奇峻秀，呼吸着无心的云涡。众鸟飞尽，孤云独闲，寒波淡淡，白鸟悠悠。相对无言、无厌。山岭之华巅、丹霞之灵秀、碧峰之青霭、苍苔之翠微、怪石之峥嵘、横崖之古拙，以远离尘嚣的幽远静穆，把心灵从狭窄的两岸空间引向女娲补天的时间起点。正是这样的水土，这样的山水，才养育出严羽的眼睛，灵化的慧根。当年的顿悟，都融入耳边无声的风中，心灵与大自然对话，在无声的默契中才有妙悟：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”一切阐释都是花言巧语。严羽音容犹在，“不涉理路，不落言筌者，上也！”身如菩提，心如明镜，即使菩提非树，明镜非镜，皆妙在默会，无需言传。

身在筏上的感觉，正是严羽的感觉。此身与万物为一，真是好一个禅字了得。

山崖是1亿年前地壳运动的溶岩，丹霞地貌是沉积岩，是地壳运动时被抬升出水面的刹那凝固的波浪奉献到眼前，1亿年的幽静和安谧，1亿年的沉思默想，不能让语言来污染。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”严羽的境界和陶渊明数百年不改遥遥相对，息息相通。

如此宁静，好像时间都静止了。

山的庄严不变，水的清澈不变，鱼把黑色的影子留在白色的卵石上，也不变。而身在筏上的人却在变，川流不息，从13世纪，一代又一代，修短随化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。

严羽的躯体已经化为尘土了，信奉严羽的人却代代无穷。“后之视今，亦如今之视昔”，这在王羲之看来，是引发伤感的，在严羽看来，伤感却多余，人生的妙处，全在“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泊：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镜中之象。”快然于怀，就太拘泥了。最好是任筏上之身，随山转进，与

水沉浮，把躯体、精神、想象都交给水中的月亮，交给山峰的倒影。信由大自然流放，躯体轻盈，不知人是沉在透明的水下，还是被透明的空气托起。梦幻的感觉，物我两忘的感觉，就是天成奇峡的感觉，就是庄周、蝴蝶的感觉。

这是诗的境界，也是哲学的境界。正因为是哲学的，就不可能仅仅是中国独有的，在西方也有所见略同者。布莱克（William Blake）诗曰：

Then am I
A happy fly
If I live
Or I die

无论我活着，还是我死去，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。生命的体验，无所谓高级、低级，无所谓蝴蝶还是苍蝇。

进入严羽的境界，胸怀澄澈，此心与流水俱净。

然而，我的澄澈，持续并不太久。

回来以后，读到《邵武府志》、《福建通志》、《闽书》中的严羽传记，不免互相抄袭，均称严羽“隐居不仕，自号沧浪逃客”。不同作者，异口同声，把他定位于一个逃避现实的隐士。但是，最新研究资料证明，这个朱熹的三传弟子，这个为李纲立祠的志士，并非一味沉溺于禅宗非理性的“妙悟”之中，他还是一个叱咤风云、壮怀激烈的民族英雄。他“秉性忠耿，极重名节，不屑仕途，勤学好剑，文武双修”。这个文武双全的形象，和我心目中的严羽，俨然是两个人。不仅仅是气质上，而且在实践中均判若两人。他有过相当长的军旅生涯。青少年时期与弟弟严仁一起随祖父和父亲从军西北，在玉门、碛西镇守边关长达十余年。37岁还应聘军幕，当了两年军事参谋，39岁受命持兵解扬州之围，大败元军后凯旋。后来文天祥开府南平，他又离家投军。

这哪里仅仅是一个把生活看成是



镜花水月的隐士！

这里是另外一个严羽，一个义无反顾、立马临风的将军。其英雄气概至少不亚于“八百里分麾下炙”的辛弃疾啊。

一方山水养一方人，严羽之奇，正是天成奇峡之奇，英雄之奇。

我不能不第二度为邵武惊讶、惊异、惊诧。

面对英雄气概的严羽，我在游天成奇峡时，对他的种种赞美，是不是对他的唐突，甚至是对他的歪曲呢？

也许，正是因为有这另外一个严羽，他才完整，才配得上天成奇峡养育的儿女。

也许，他的归隐是在抗元失败以后，他的“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镜中之象”，仅仅是这个时期心情的写照。也许，他笔下的“盛唐气象”，他的豪迈之气，并不是晚年归隐时期的心境，而是他早年戎马倥偬的心灵记录。而这方面，并不仅仅是推测，而是有他的诗作为证的。当时的诗人戴复古就把他的诗作和杜甫、陈子昂并称，现存诗作，的确有当之无愧的气魄：

负剑辞乡邑，弯弓赴国仇。

报主男儿事，焉论万户侯！（《从军行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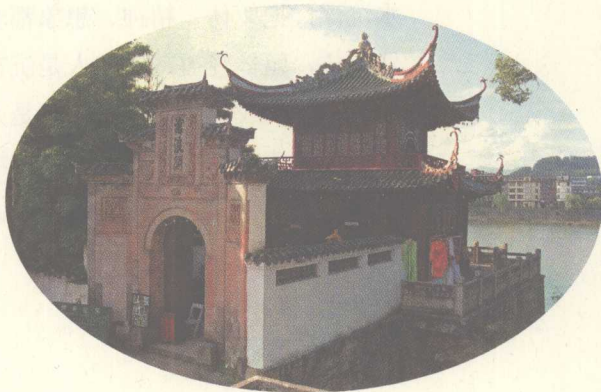
战骨连营漫不归，空流烈士中宵泪。（《四方行》）

如果真是这样，后世对他壮怀激烈的英雄气概的忽略是偶然的吗？

如果不是偶然的，那就是不同时代必然的选择。

也许，在南宋国家危亡的当年，他的诗论和他的英雄壮举相比，微不足道；而到了后代，他的英勇搏击，却发生了价值的水土流失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在众多抗金英雄业绩中，他的作为，显得平淡了；而他的审美理论创造却超越历史，历久弥新，发生了价值增值。这就使得一代又一代的学者，满足于对他的理论击节赞叹，居然忘记了他还是一个英雄。

那么，天成奇峡，究竟奇在何处呢？如果奇在禅宗的妙悟，隐士的闲适，



那就应该是王维式的空灵静默的诗境；如果奇在英雄豪杰之气，那就应该在九曲流水之中，有李白式的不可羁勒。当我第二次登上沧浪阁，望着阁下洋洋的流水，两个严羽栩栩如生出现在眼前，不禁感到一阵心虚：

假如我是严羽，对后世在天成奇峡，一味发沧浪逃客、镜花水月的妙悟，我会接受吗？

假如我是严羽，对后世在天成奇峡，一味作中流击水、弯弓射月的雄姿，我会认可吗？

也许，这对我也是一个“两全其难”。我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。

幸亏我不是严羽。

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顾问，
福建师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
作家协会会员，著名文艺理论家。

黄峭之诗

■张建光

“众儿郎，上酒。老夫有诗要赋。”

“父亲，我们21位男儿祝您寿比南山。”

公元951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，邵武和平里昼锦乡坎头村黄家大厅人头攒动，喜气冲天。门前一地鞭炮纸屑，厅内四处红烛高照。酒过三巡，满堂皆欢。只有今晚喜宴主人——80寿翁黄峭公端坐沉吟，一脸凝重如同门前大樟树。听说寿翁要即席赋诗，全场一片安静。

“老翁此诗是送子之诗，也是往后尔等认祖之诗。

今朝把酒相送，明日各奔东西。儿郎们，听好了：信马登程往异方，任寻胜地振纲常。”

“父亲，您是酒喝多了，还是怪我们孝心未到？万万不可出此重语！”

峭公没有丝毫醉意，看得出他借吟诗宣布遣子决定来自他的深思熟虑。望着跳动的烛火，他觉得上扬的眉梢隐隐有风，卷起往事如烟。黄姓氏族是黄帝的直属后裔，最早的祖先生活在内蒙古东部，以后有一支落脚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，建立起了黄国。公元前648年，黄国为楚所灭。但黄氏子弟四方求索，力图中兴。峭山公



始祖源于河南光州固始。到了五代十国，中原诸侯割据混战，如欧阳修所说：“易五姓十三君，而亡国被杀者八。”政权更迭之快后人很难想象，维持最长的后梁也不过17年。北方兵荒马乱，南方成了人们的向往之地。江浙自是人间“天堂”，闽粤进入“偏安盛世”，四川被称为“天府之国”。黄氏家族又一次分流发展，纷纷迁入中国的东南。黄峭的上高祖公随唐将李适南下，经湖北江夏小住，再沿长江入



闽。先居浦城，后落脚邵武和平里坎头村。经过几世打拼，家和业兴、子孙满堂。黄峭不会忘记他出生之日，父亲在门口手植一棵樟树，回屋抱起刚刚出生的他，将一泡童贞之尿洒在树旁，希望家族和此树一起根深发达。如今一握小树已经参天。枝繁叶茂之时，黄峭竟自凋其零。

闻诗姻亲乡党无不惊骇一片，而黄峭依然抑扬顿挫吟出下句：“足离此境非吾境，身在他乡即故乡。”

邵武不是黄峭的故乡吗？他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最后还要归于斯。有文人形容和平是古典的桃花源式的中国乡村。如今路口站立的招牌告诉我们，它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，中国进士之乡。黄峭祖先一踏上邵武和平土地，就再也迈不开脚步。此处是通往江西、泰宁、建宁和汀州的咽喉要道，当年福建出省的三条隘道，其中之一就在和平境内。和平境内地势平坦、山清水秀、稻香鱼肥、风和雨细，农耕经济条件下再好不过的家园。只要念念古代留下的地名便可知其繁华程度。和平故称“昼锦”，白天黑夜，花团锦簇。这一方水土不用说养人，可以说种什么成什么，就是插根扁担也能开花。峭公深爱足下的这块土地。弱冠之时，他便聚合乡邻，兴办义师保护地方。陇西郡王见其智勇双全任命他为千户长。后来又因平叛、助王有功一再晋升，最后官至工部侍郎。大唐之后，35岁的黄峭选择解甲归隐。半是因为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半是家乡青山绿水牵挂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日暮桑榆还要骨肉分离？有道是积谷防饥，养儿防老，是不是父子之间情感出现了裂痕？父母在怎会要远游？

“早暮莫忘亲嘱咐，春秋须荐祖蒸尝。”

大丈夫如何不怜子？峭公壮年之时抛却了功名利禄，“穷者独善其身”。